



天何時才亮——

讀朱西甯的〈破曉時分〉



破曉時分
朱西甯著/印刻
9204/300元
ISBN 9867810392
平裝

◎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系主任／方元珍

朱西甯的小說，素以嚴謹精鍊著稱，〈破曉時分〉為其力作，在情節佈局、小說語言、人物塑造、社會寫實的反映上，都有匠心獨運的表現。故事描寫一位以五石小麥買得衙役一職的年輕小伙子，頭一天當差，就遇著一樁冤獄：一個被父母賣給人做二房的徐周氏，被控對親夫謀財害命，還與他人有姦情。幾段嚴刑拷打之下，徐周氏畫押；另一位被控圖財害命的姘夫良商，也被設計、重打八大板，只因堅不招供，堂上依良商所言，傳說來客棧老闆為證；不意此一年輕衙役卻奉命喬扮成悅來客棧的店東，偽稱臘月初七當晚未有客人投宿。登時也挨了五十大板。終於冬夜將盡，破曉時分，年輕的衙役心裡迷惑，不知何去何從？

全篇作者以第一人稱為敘述主軸，描寫年輕的衙役初見訟獄的場面、因目睹屈打成招的情景而驚恐不安的心理轉折；中間則穿插了徐周氏、奸夫的第三人稱觀點，敘述徐周氏被親夫所賣，乘其熟睡，將賣銀五百兩銀子藏於炕裡，而於逃走途中巧遇良商的過程。在佈局上有主線、有支線，脈絡分明，人稱的迴轉變換上，也能銜接自然。情節的鋪陳則有伏筆、有呼應，引導讀者由迷團中逐漸撥雲見日，如審訊前幾個內衙的老傢伙談論案情說：

「有姦必有殺，你就記住這個道理，沒錯兒。」

「說是死者那個元配花掉不少銀子。」

「多新鮮！」推了三四十年太極拳的章太爺直著脖子說：「打官司不花銀子，你聽說過？」

「元配既是原告，總犯不著——要是我的話。可見哪，這裡面不定有甚麼咕咕丟。」

「我看你是白吃五六年衙門飯！」黑八菸袋窩子點著那個年輕的傢伙說：「打官司打的是理還是銀子？她既告狀，難不成不想打贏這場官司？況還有二百兩銀子盜贓可圖咧！」

「怎麼說？不是五百兩？」

「她原告只告失掉二百兩；就這二百兩也是多報的，死無對證嘛！」

「那，這次捕房有油水了！」

「狀子上業已改了五百，反正多出的三百兩，彼此都落點兒罷。」

由他們的談話中，元配謀害親夫，枉告二房，而實拿五百兩，並與衙門串通行賄的線索已露出端倪。果然，當黑八拽著主人公冒充悅來客棧的老闆往堂上走時，他說：「離著老遠，哪個有千里眼才認得出你人。就你是張生臉子，才找你充充。你還不知道呢，這裡邊兒行情太雜了。打這位馮大老爺到差以來，自己帶的有京裡募來的小隊子，大小案子全交給小隊子去搶先立功勞，從不差遣捕房爺們兒。」原來這樁冤案還牽涉到衙內的利益分配不均，兩派勢力相互爭功，情節的前呼後應，及第三



人稱的全知觀點的靈活運用，終使冤案如抽絲剝繭，豁然開朗；尤其以第一人稱為主軸的單一觀點，益增情節發展的懸疑性，如當引領主人公進來的老衙役黑八對他說：

「咱們廢話先不多說，你趕緊把號衣脫掉！」

「把號衣脫掉？」這才我明白了，八成不要我幹了。這樣把我帶東帶西，弄得我糊塗，原來為的這個！心裡一冷，五石小麥的差事，就這麼輕易完了？儘管嘔口氣不要幹這個沒人味的差事，可那是我的事兒，你黑八不能這麼無情無義！我不相信別人當新差事，一次也沒演練過，就能打板子不出差錯。饒是當不上這差事，這樣逼著我立時脫掉號衣也說不通。號衣可是自個兒出錢做的，難道說怕我留下它到外面去招搖撞騙不成？那可門縫裡瞧人——把人看扁了。不行，我們得算賬，五石小麥不能這麼不聽響兒就去了——可這也是嘔氣的話，算甚麼賬，沒憑沒據的。這行飯不吃也罷了，該我爹倒霉……

內心七折八轉，年輕的衙役萬沒想到黑八為的竟是要他換上大袍子，冒充悅來客棧的店家，第一人稱敘述的侷限性，充分吊足了讀者的胃口，主人公由旁觀者的角色變為冤獄案的加害者，情節的發展令人大出所料，也加強了故事的戲劇性。

這篇小說的可讀性，作者準確、精練、生動的語言，無疑是一大功臣。大堂上的傳訊徐周氏一景，作者著墨甚多：

從遠處——從陽世嗎還是從陰間——起一陣金屬的抖顫，那鏗鏘的索鍊，嘩啦，嘩啦，彷彿拖著深重的船纜，拖曳一樁無底無望的沈冤。從陽世嗎還是從陰間，緩緩的，疲累的，便是那樣的拖曳而來了，近了。……似是誇傲，又似徬徨於這樣五更嚴寒，使人抑制不住

打著牙骨，感到牙齒咬到那些在冰霜上拉動的索鍊，一個環節，一個環節，從齒縫裡拉扯來，拉扯去。

「鳴……鳴……鳴……」

兩廊下發出這樣的低吼，彷彿是一種低沈的號泣從墓穴裡幽幽慘慘的飄上來，又好比猛虎護食那樣的咆哮。這聲息聽來如此之沈濁，又似輕飄飄的飄上天去，拿不穩是遠是近。人在無來由的惡夢裡，常是被這樣的聲息膠黏在心裡，被這個糾纏的聲息所苦。

在這樣陰悽悽的幽暗裡，「鳴……鳴……鳴……」這惡夢裡打嚙譫似的低吼延續著，使人周身發麻。犯人拖曳著鍊索，瘦小如一頭畜類被帶上大堂，跪到堂前的青石階上。索鍊聲的拖曳、拉扯、在黑暗中的摸索，就像小媳婦背負的冤情的沈重，不見天日；衙役的「喊堂威」則像餓虎撲食，是由墓穴裡飄出，將置人於死地。透過初出茅廬的年輕衙役的描述，大堂上的審訊有如煉獄，只聞聲，就已令人不寒而慄。作者對無形無狀的聲音的描述、陰沈冤苦氛圍的醞釀是極用心的。難怪人說朱西甯的小說語言不是用寫的，而是刻出來的。而善用心理對比的映襯，也增添本篇小說言語的生動：

爹花五石麥子給我打點了這份差事。剛打三更，他老人家就把一家大小都給嘈喝醒了。熱被窩可難丟。頭一天當差不能馬虎。天寒地凍的，娘也囑咐，老婆也叮嚀，多穿點兒呀！新號衣，沒想周全，該裁肥敞些兒；光襯小棉襖可架不住，沒出房門就哆嗦了。要是單襯皮襖，空心殼兒更加不兜暖。怎樣計算也不行，由著娘和老婆撕扯，穿上又換下。……大嫂子把雞蛋鑿子下好了，爺兒倆，一人三個，吃著的功夫，娘又不甘心的翻箱倒籠，算是找出爹一件沒吊面子的胎羊皮筒子，湊合著這才



上道兒。爹不知是把我當作多大的孩子，打著燈籠硬要領我上黑八家。

全家手忙腳亂張羅的一場出門的場景，顯示出對這差事的重視、珍惜，但沒想到第一天當差，年輕的衙役便受不住：「我算是吃不來這行飯，受不住這些。吃飯是要活著，吃這種飯要把人給吃死的」，「長這麼大，二十多歲的人，跟誰都沒紅過臉兒，哪有過這樣下辣手打人？無仇無恨的，打了還不准還手。不用說是人，就是這樣的打牲口也下不得狠心的。這樣下去，準有一天會把我弄成個瘋子。黑八還說呢：『一輩子的鐵飯碗！』一天的飯碗我也受不住，這行飯我是吃它不下了。」全家眼巴巴冀望的鐵飯碗，原來是個要人命、讓人瘋的鬼地方，差役心理前熱後冷的對比落差，使其形象生動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作者的筆下，對酷吏的刑求、賊官的草菅人命、司法索賄、搶功的黑暗面的描寫，可謂字字血淚，有著強烈的控訴。一場對女犯施以酷刑的畫面的敘寫：

女犯一把一把撕扯頭髮！

「叫我死了罷……叫我死罷……我死罷……」

女犯一定並不知道自己叫喊些甚麼。那該是一條攔腰劇斷的蚰蜒，變形的扭絞著身子，老是扭轉過來，徒然去抓那根壓在腿上好像麵軸兒來去滾轉的杉木槓子。槓子滾到小腿肚兒上，女人便支撐著想能爬起來；槓子滾上大腿了，人就又被壓倒下去。好像那是一架甚麼機械，使得這女人一起一伏，一伏一起。直到大老爺拍拍驚堂木，這苦刑才停下來。

大老爺拍著驚堂木，清清嗓子說：「照朝廷王法，妳這個圖財害命謀殺親夫的，免不了一死；那就少饒上這些苦，看你也是伶俐人！」

「叫我死罷！……叫我死罷！……死人哪，來帶我去呀！……我的老天！……」

女人隨即倒在地上，低低的呻吟，好像在和地底下的誰在那兒私語。忽然她跪直了，仰天尖厲的狂叫：「死人哪，你怎麼不替我伸冤？你怎麼不替你自個兒伸冤？是誰殺了你，你銀子給誰搶走啦，你說呀！死人！……」一面發瘋的搖動滿頭亂蓬蓬的長髮。

大老爺沒有聲響，等著一個聽差的過去給他對茶，剪那燒得很長的死燭芯。

「給我下針罷，針那張引嘴！」大老爺呷一口熱茶，突嚕嚕的響，一點也不動聲色的吩咐那個聽差的。

「不用了！」這小媳婦強打精神，出奇的那樣鎮定，啞啞的說了：「但看大老爺要我怎麼招罷！」喘上一陣子道：「我娘家也送不起錢給老爺；有錢也不花在我身上；肯在我身上花錢，也不把我五百兩銀子賣給人家做小……」

這段文字裡，寫出了女犯的痛不欲生、官差的冷酷無情，也寫下了官場的貪污、司法審判的不公，以及窮老百姓的悲哀，寄寓著作者對無辜小民的同情，和對去失人性的官差的撻伐。尤其主人翁的角色，由「聽不出門道」的天真，到「其實我看也沒有甚麼了不得，……不過是照葫蘆畫瓢」的樂觀，再到「一天的飯碗我也受不住，這行飯我是吃它不下了」的內心衝突，最後轉為「總要等等罷，不是才開頭嗎？」的妥協，作者塑造了一位「圓形人物」性格、行為由白轉濁的典型，也預示了他「一回生，兩回熟」的結局。主人公落入大染缸，成為第二個黑八、章老大、馮大老爺……，將是可以預見的未來。天何時才會亮？正如作者在結尾說：「等日出還須一段兒時辰——我是這樣子想」。

18-N